



美国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在评价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的作者斯陀夫人时曾戏称「一个妇人写了一本小册子，结果引起了一场战争。」
而本书的女主人公陈圆圆，她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，改变了李自成、吴三桂、多尔袞这三个强势男人的命运……

美人



白枢◎著

江山

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美



白
枢
◎
著

江
山



中
國
三
快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人与江山/白枢著. —北京: 中国三峡出版社, 2007. 6

ISBN 978 - 7 - 80223 - 359 - 1

I. 美... II. 白... III. 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3935 号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)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2606687 52606689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52606692 52606693

E-mail: sbs5193@163.com

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: 23.125

字数: 430 千

ISBN 978 - 7 - 80223 - 359 - 1 定价: 34.00 元

陈圆圆

——这位绝色倾城、多才多艺的弱女子，竟在明亡清兴之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！

李自成

——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雄主，一心想江山、美人兼得，结果却二者皆失，惨然殒命！

吴三桂

——这位乱世枭雄，为了爱情，他孤注一掷，引清兵入关，踏上了身败名裂的不归路！

多尔衮

——这位奠定大清基业的英雄，在美人与江山的两难选择中，走上了自我毁灭的歧途！



第一章 崇祯帝坐困危城	/ 1
一 紫禁城中	/ 1
二 玉峰歌伎	/ 14
三 有为帝君	/ 27
四 鱼龙占卜	/ 42
五 英雄美人	/ 56
第二章 李闯王挥师进京	/ 70
六 十八孩儿主神器	/ 70
七 仓皇煤山路	/ 90
八 李闯王入皇城	/ 104
九 最大的战利品	/ 113
第三章 三王会猎	/ 133
十 冲冠一怒为红颜	/ 133
十一 睿王急智定皇权	/ 147
十二 两雄出兵	/ 164
十三 孰轻孰重	/ 180

第四章	山海关大决战	/ 194
	十四 关城攻防	/ 194
	十五 威远台屯兵	/ 205
	十六 一字长蛇阵	/ 217
	十七 辫子兵来了	/ 230
第五章	闯王无奈弃京城	/ 240
	十八 李岩守城	/ 240
	十九 败退回京	/ 254
	二十 登基与撤退	/ 267
	二十一 多尔衮入城	/ 278
第六章	明末悲歌	/ 291
	二十二 圆圆传奇	/ 291
	二十三 悲欢会军中	/ 304
	二十四 三杰定大清	/ 315
	二十五 英雄末路	/ 331
	二十六 松风紫云洞	/ 351

第一章 崇祯帝坐困危城

一 紫禁城中

宫院深深，殿阁沉沉。

京都紫禁城，原本是气势开张、富丽堂皇的宫禁圣地，谁会想到，一场风沙掠过，这里竟然也成了萧条、落寞、黄沙漫卷的混沌世界。

大明崇祯十五年，时令虽然已过春分，但北京城依旧被冷风裹挟着。一股寒流夹带着风沙，一路呼啸，一路狂奔，扑入京师，扑入连云栋甲、山树掩映的紫禁城来。

午时过后，风势似乎略小了点。这时候，在紫禁城东华门，一个执事太监，引领着一位达官模样的人，沿着长廊，顺着风势，翩然向文华殿行来。将到殿门前，迎面出来一位公公，他身穿绿色锦袍，头戴锦镶呢帽，帽顶上钉着一颗红珠，闪烁着异彩，任谁一看都知道这是一位职级高的太监。

这太监紧走几步，下了台阶，迎着那位达官抢上前去，躬身说道：“嘉定伯，您老好！本来应该由奴才亲自去请……”

他的话尚未说完，来人也急步上前，拱手作揖道：“王公公，正月初六见过一面，一个多月了，今日才又得见。公公事情忙啊！”只见这嘉定伯年近六旬，但人养得富态，虽然两鬓斑白，但端方正直，雍容大度，一脸富贵之相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后宫掌宫娘娘周皇后的父亲，官居礼部侍郎、爵封嘉定伯的周奎。

王公公名叫王承恩，他年近四十的样子，一脸慈色，二目有神，行止有度，精明干练。嘉定伯深知这位王公公头脑极精明，人又极忠厚，更兼他善体圣意，善作应对，所以深得崇祯皇帝的宠信，现为皇上驾前辅佐内宫事务的秉笔太监，习惯上称作宫中内相。

嘉定伯和王公公，一个是国老，一个是内相，都有需要互相依赖、互通声气的

地方。更何况，王公公又敬重周国老是个儒雅饱读之士，凡事都有一定见识；而嘉定伯也很佩服王公公虑事周详，进退适宜，是个难得的人才。也难怪，以崇祯那样一个秉性刚强、性子急躁，驭下极严、督责极细的皇帝，连着用过几个秉笔太监，时间都极短暂，自换了王承恩后，已历二载，崇祯尚感满意，据此就可见王承恩的不凡了。

二人携手一路说着话儿转进殿内侧室。这是王公公预先挑选好的，屋子虽不大，但却极为雅致，一张方桌，四把太师椅，靠里边是一个卧榻。室内清香袅袅，窗前摆着几盆翠竹、兰花。明格书架上，笔墨纸砚文房四宝，放得十分整齐。王公公把门关上，隔住了殿外飞扬的黄沙，室内也就显得更为清静。

王承恩刚请嘉定伯坐定，小太监已献了茶来。王公公摆摆手，小太监赶紧悄声退了出去。

嘉定伯道：“公公唤下官来，看来是早有准备啊。此地窗明几净，清雅脱俗，下官庸庸老朽，身临其境，也有飘飘出尘、超凡脱俗的感受了。”

王公公应道：“哪里有什么准备，不过国老屈尊就驾，我想还是选一个清静的所在为好，其实也只是求个幽静而已。”

嘉定伯轻轻点头，他怎么能不知道，宫禁深院之内，文华殿是大明朝进行文事活动的地方，正殿是翰林院学士给皇帝讲经说史的地方。文华殿的廊庑，又是专设太子读书的地方。当年，他也曾在此为崇祯帝讲过一次《唐史》，还记得讲的是“大唐中兴”，颇得圣上赞赏。更何况，当今的太子可正是他的嫡亲外孙，所以他来到这里，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亲近感。王承恩选这样一个地方与他约见，也足见其心思之细密了。

嘉定伯抬头笑道：“我想公公此番约我来，不光是为了消受这春光的吧？更何况外面还扬着风沙呢。”

王承恩请嘉定伯端起茶，品尝一口，然后应声回答道：“伯爷说的是。要说呢，奴才是有一件事要告诉国老，这算是一半意思吧，是正事。另一半呢，也是月余光景未曾见您，今儿为万岁爷传旨，我派几个管事太监去了。挤出点时间，就在这阁子里，和您聊聊，亲聆教诲。虽非正事，其实倒是奴才的本意。”

嘉定伯点点头。

王承恩给嘉定伯续上茶水，接着道：“这一层意思呢，就是圣上的旨意，今日下午，皇上要在乾清宫召见诸位皇亲，伯爷您已经知道了。再过一个时辰，奴才陪您一同去。这次召见，不为别的，议的是皇亲国戚捐资助饷的事。”

“噢，皇上还是决定这样做了。”

王承恩点点头：“这事儿，伯爷您也一定早有耳闻。其实在半年前您也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朝议，那是在闯贼攻洛阳，献贼攻四川时，圣上深感钱粮匮乏，想从各处筹集银两。不过，朝议之后，大臣们议论纷纷，主张不一，当时未定。尽管如此，朝廷虽未从皇亲国戚中筹款，但为着救急，全国八品县丞、武备以上各级官吏，却也有过两次，一次是停俸一个月，一次是半年时间减薪一半的做法。”

嘉定伯感叹道：“这都是必然之势啊！我大明江山，远的不说，近一二十年來，东虜几次犯我边境，直逼京师，几次越过京城，深入直隶、山东、山西，破城陷邑，抢劫财物，掳掠民众。朝廷调兵遣将，征剿讨伐，死的是士卒百姓，耗的却是钱粮。西南一带，闯贼、猷贼几败几起，攻城掠地，飘忽无定，已成我大明的心腹之患。连年剿匪，别说剿匪的官军疲于奔命，就连朝廷也被耗得没有多少力量了。一打仗，要的就是钱粮，俗话说‘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’，可是钱粮、草料这一干军需物资从何而来？国库空虚，钱粮匮乏，这个实情，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早就知晓的事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也该由我们这些皇家内亲们为朝廷出点力了。”

王承恩感佩地说：“伯爷毕竟是我朝重臣，国家股肱。我约伯爷先来，主要就是向您通一下声气。看来，您不仅有先见之明，也是早有准备的了。”

嘉定伯向王公公笑笑。他知道，王公公提起此事，既是关照，也是提醒。那意思也很明白，是希望自己要有思想准备，万不可临事显得太小气，以免惹得皇上动怒。

二人相视而笑，端起杯来喝完，嘉定伯执壶将茶杯续满水，接着说道：“这个事儿就知道了，公公不必挂怀。我二人难得有暇闲聊，乘着还有一阵子皇上才召见，公公就和我聊聊那另一半儿的情况吧。”

王承恩收敛了笑容，带着既郑重又神秘的神情道：“说到另一半儿，谈的还是天下之事。关于东、西两线的战事状况，您是清楚的，咱也就不多谈它。今儿约您来，是因为这两线都各牵连着一件特别的事儿，想和伯爷聊聊，伯爷见多识广，再说也只有和您才可谈得来啊。”

嘉定伯看王公公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，知道他要谈的绝非一般琐事，不由得正襟而坐，闭了一下眼，轻轻点头，然后看着王公公，显得很专注地听他说话。

王承恩道：“先说西南吧，您一定听说过去年秋天，山西巡抚汪乔年奉密旨派人挖掘闯贼祖坟的事吧？闯贼势力愈来愈大，民间就有风传说闯贼怕是要成气候。朝中有大臣说，如果闯贼要成气候，那么他的祖坟就一定有些讲究的。倘若趁早掘断其主脉，正是从根子上下手的办法。于是圣上点头，下旨命山西巡抚汪乔年办理此事，汪乔年又命令米脂县县令边大绶亲自带领一千人去挖掘闯贼的祖坟。那是秋天将尽的时候了，据边大绶回报，闯贼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。”

嘉定伯摆手打断王承恩的话，插言道：“是李继迁寨？！闯贼一家又世居在此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里边可就有讲究了。老夫遍览史书，兼读野史，知道唐朝末年，在西北一带，党项族中有一支拓跋氏，居住在山、陕之北，塞外一带。这个部族中有一个叫做拓跋思恭的首领，因为帮助大唐剿灭黄巢作乱有功，受封定难军节度使，并赐姓李。这种情况并不稀奇，唐朝本来就有赐予异姓功臣李姓的循例。至于唐末时，创建后唐的李克用，本来也是北方沙陀族的一支，就是因为帮助李唐朝廷剿灭黄巢有功而赐姓李的。这同拓跋思恭属同一时期的事情。这拓跋氏传到第七代似乎就是叫做李继迁的，如今既说闯贼是李继迁寨李姓子孙，那么，他极有可能

就是拓跋氏的后裔。”

嘉定伯停顿片刻，又道：“不过，即令他原本确系拓跋氏，经过了几百年，也早已同汉人无异了，后人谁能分辨得清？”

王公公叹道：“看来，那闯贼的家世本来就有不凡之处呢！这也难怪竟有许多奇事。据说那边大绶押着两个知情的乡民出了村，走出里许，已是重峦叠嶂，杂草丛生，众人踏着土石，踩开路径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曲折而行。只见山间处处是荒冢累累，萧条冷落，只有狐兔出没，罕见人烟气象。众人又绕过一个山包，二乡民停下来，指着上面一处高坡说，那就是李家坟地。边大绶抬头看去，这面坡上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，用手数数不过是三四十堆坟包如伞形一样聚在坡上。众人并不停留，一直走上坟地，乡民指着伞形坟尖的一个坟包说，那就是李家始祖的坟堆。

“边大绶一挥手，众衙役一起拿起铁锹动起手来。那些坟墓已有许多年头了，蝼蚁洞穴不少，间或有磷火闪烁。边大绶未上山时，就听乡民说，李家坟是当年一位仙人所指，坟内有铁灯檠，并说：‘铁灯不灭，李氏当兴。’边大绶心中好笑，难道这闪烁之光就是那铁灯的光亮不成？众人打开墓门，原来这是一个石砌的庐墓。虽已年久，却依旧完好无损。两名衙役轻轻抬起棺盖，众人急向棺内看去，棺内的尸骨依然完整，只是周身黄毛遍布，颜色怪异。众人向那尸骨的头部看去，头骨部位似乎有一个黑洞。再一看，那黑洞周围蠕动起来，原来盘着几条小蛇，被外面空气一激，飞跃起来。在场之人一惊，僵立不动，内中一个衙役喊一声：‘还不动手？’众人才如梦初醒，操起家伙就要下手。不想，在那头骨前面立着一个铁灯檠，上面盘着一条通体乌黑的蛇，在黑暗中颜色不显，人们并未看出。如今它哗啦一声响，从铁灯檠上飞起，自众人身旁蹿出。守在墓外的人发声喊，哪里还来得及追打？只有一个役卒还算反应得快，拣起一个土块，向蛇头击去，也不知道打着没有。再看那蛇却早已蹿得没了踪影。当下人们也不去追赶大蛇，忙将坟内小蛇尽数打死。边县令做事精细，回城后令人将五条小蛇放置在酒缸之中，又将坟内颅骨封存在一个木匣之内，交汪巡抚转呈朝廷。

“边大绶又下令将李家十六座坟冢尽数掘开，其他的坟墓倒也没有什么异状，边县令仍不放心，让人把坟中所有骨殖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然后在墓穴里倒上猪狗鸡血，方才作罢。

“汪乔年说，据风水先生讲，坟中盘蛇非同小可，龙蛇混杂，显然已成气候，坟中有多少蛇，主李家坐多少代天下呢！至于此说是否可信，尚在其次，但听起来还是令人惊魂难定啊。”

嘉定伯听后也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呆了半晌才道：“群蛇盘骨，从坟茔之学来说，倒是有讲究。好在，好在小蛇已被尽数打死，那大蛇虽说跑了，毕竟孤蛇一条，况且又可能带了伤，也无后劲了。”

“伯爷说得是，”王承恩接着道，“不过更奇的还在后头呢！去年冬天那闯贼再次围攻开封……”

“噢！”未等王承恩说完，嘉定伯惊呼一声，立起身子，脱口道，“陈永福射瞎

了闯贼一只眼!”

王承恩轻轻点头应道：“正是。那天，也是那闯贼太过狂妄，骑着他那匹乌龙驹直逼城下，陈永福下令城上士兵放箭，毕竟离得远，箭到马前，已然力道尽失，被贼兵一一拨落了去。那闯贼哈哈大笑。他正在得意，却不防有一支利箭，势若流星，直射入他的左目。城上我军将士见到，击鼓呼叫；城下贼众一时惊惧，不知所措。正在此时，只听那闯贼大喝一声，伸手猛力拨出箭支，睁开右眼，见箭头上写着‘陈永福’三个字。那闯贼倒不失为一条硬汉子，他左眼血流如注，右手举着那支箭，对着城上喊：‘陈永福，你听着，我李闯王不杀你，誓不为人！’城上城下数万将士，见此情景无不骇然！”

王承恩看着嘉定伯道：“伯爷，您说，这与跑脱的大蛇有没有某种联系呢？”

二人四目对视，一时都默然无语。

须臾，王承恩又说：“那闯贼第三次攻打开封时，竟丧心病狂，掘开大河水，猛灌开封府，可叹城中数十万生灵皆成鱼鳖。这个且不说。”

嘉定伯接着道：“你要说的是那陈永福投降闯贼的事吧？”

王公公道：“伯爷可知道，他是怎样投降的呢？我私下里向河南回来的官吏打听，当初，陈永福被俘后，被五花大绑地押解到闯贼面前。那闯贼说：‘几万人都淹死了，怎么偏偏没把你淹死?!’陈永福回道：‘我本来就想留下来，再射瞎你那只贼眼!’闯贼大怒，猛地抓起一把大刀向陈永福劈去。陈永福睁大双眼吼道：‘朝我脖子上来!’闯贼的刀到了中途急拐了一个弯，刀悬头顶，停着不动。那闯贼忽然哈哈大笑着说：‘看你也是一条好汉子，我李自成不杀你!’随即挥刀割断陈永福身上的绳索，说：‘你走吧，我李闯王刀下不杀英雄好汉!’可叹那陈永福愣了一阵，忽然跪地向闯贼磕了几个头，竟然投降了!”

嘉定伯叹息道：“唉，这种阵势下，就是再刚烈的汉子，多半也会投降的。公公，看来，闯贼确有过人之处啊！以往，人们多次评论闯贼、献贼。要说，献贼闹大势头比闯贼还要早一些，但为什么近一年以来，闯贼兵入河南，水淹开封，又兵进湖北，围攻襄阳，贼势越来越大，从陈永福投降一事来看，那闯贼也确是个厉害角色！我们不能只以‘流氓’二字简单论之了！”

二人默然，心中都在想，这闯贼莫不是真的应着天意?!不过尽管二人心里都有这样的疑虑，但任谁也不敢向对方挑明，也不敢向对方发问。

王公公叹口气道：“再说东线的事儿吧。伯爷，您知道蒙元末年时元顺帝北逃是从哪里走的？”

嘉定伯道：“这关联着我朝开国的事。我朝太祖洪武元年，先取金陵，定都南京，后派大元帅徐达率重兵直取大都。我军到处，所向无敌，元顺帝只好放弃大都北逃。徐达元帅率师直追下去，元顺帝逃到荒漠之中，后死在应昌。”

王承恩问道：“伯爷可知道那蒙元皇帝玉玺的下落？”

嘉定伯道：“玉玺是皇帝凭信，国家重宝。元顺帝出逃时，随行近臣自然带着玉玺，只是并不知道其下落。据传，过了一百年后，北地草原有一个牧人牧羊时，

见一只山羊，几天来一个劲儿地用蹄子不停地刨地。牧人觉得蹊跷，就拿一把铁锹挖掘。挖下几尺深后，竟发现了失传的玉玺！不过，这恐怕只是讹传，玉玺究竟到了何处，世人并不知道。”

王承恩道：“实情也许就是这样的。总之，在前些年，玉玺先归了蒙古博硕克图汗，后来察哈尔部林丹汗歼灭博硕克图汗部以后，玉玺自然传到了林丹汗手中。其实，元顺帝之后，还有五祖称帝，之后才改称鞑靼可汗。到得林丹汗时已是我朝万历年间。林丹汗兵强马壮，接受我朝封赏，帮助我朝抗金。本来，蒙古与金都归属我大明，也是万历后，国力虚弱，边关属地也就变得多事了。后金自努尔哈赤发展起来，连东部的蒙古科尔沁部落也依附了它。我主五年，努尔哈赤的四子皇太极继承了汗位，亲征蒙古林丹汗，林丹汗败死在青海打草滩。我主九年，皇太极又遣其弟多尔袞等亲贵大将率师再攻林丹汗之子额哲。额哲与林丹汗之妻一齐归降了后金。”

嘉定伯道：“我也听说，那多尔袞虽年纪轻轻，却是鞑子中的一个狠角色。”

王承恩道：“伯爷说得极是。那多尔袞不仅勇猛顽强，而且深通谋略，机智过人。就说这次出征，他收服额哲后，竟从此处探来蒙元皇帝玉玺的下落，逼令额哲将玉玺交到他的手中。据说，这块玉玺，玉质华美，宝光灿烂，整块玉体呈盘龙形，龙图下方平整处，用汉文篆刻着‘制诰之宝’四个字。那是蒙元的传国宝贝无疑了。”

嘉定伯道：“公公是何时知道鞑子得到了蒙元的传国玉玺的？”

王公公道：“我也只是最近看了一份东线作战传报后才得知的。”

“这就是了，”嘉定伯道，“照此看来，我主九年，也就是满洲鞑子天聪十年四月，皇太极由‘后金天聪汗’改称为‘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’，恐怕与得到这块玉玺不无关系吧？”

王公公点点头道：“正是。听说，后金朝臣认为，得到蒙元传国玉玺，是上天意旨，也是上天默助，后金正该‘当应天意，以正大名’。”

“是啊，”嘉定伯道，“是不是天意，谁能说得清？但有一物，就可借助天意，稳定人心。如今东虏已经夺取沈阳，雄踞关外，满清皇太极、多尔袞之流，鹰视狼顾，虎踞龙盘，窥伺关内。它已收服蒙古大部、夺去我朝东部藩属朝鲜。后金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了。这正是我大明的劲敌啊！”

说着，嘉定伯左手托起茶杯，踱到窗前，向南望去，双目掠过亭台楼阁，掠过树丛、假山，只见皇宫内院也是风沙弥漫，天色灰蒙蒙的一片。面对此情此景，他心中排除不掉沉沉的郁闷，不禁喃喃自语道：“过去北部流传一句话说：‘后金不满万，满万无人敌。’现在，它可已经是几十万了！”想到这里，他的身子不由打了个冷战，心中忽然冒出一个想法：莫不是宋末的“靖康之耻”又要在本朝重演？！

王承恩讲的这两件异事，让嘉定伯内心极为沉重。他是明朝大儒。儒家的有识之士，自古就不信“怪力乱神”，但中国这个浸淫了数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，却总

又脱不掉迷信思想的笼罩，所以他又十分敬畏神明。

他心中何尝不清楚，若是不信鬼神，朝廷何以会派人去挖掘闯贼的祖坟呢？若是不信天意，为什么偏偏皇太极得到了蒙元皇帝的玉玺，并随之称帝呢？

由此想到，明朝的江山，明朝的江山如何呢？这是一个一闪念就令人心惊肉跳的问题。他不敢往下想，但又不能不去想。大明，大明，大明朝难道真的有覆灭的危险吗？想到这里，他转过身来，对着王承恩感叹道：“东虏、西贼，不好招架啊！”

王公公道：“形势确实比较严重，如今的东线，我朝和东虏在关外松山对垒，军情万分紧急。前方每天都有人到京城催粮，我看战事已临近决分晓的时候了。”

嘉定伯从王公公焦急的眼神中，看出了他的深深忧虑，也读出了他的忠心。嘉定伯也明白，王公公谈这番话的意思，是在向自己倾吐他心中对大明江山危急存亡的担忧。他想了想后，说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我大明几百年的基业，不论形势怎样发展，也还是经得起风浪的。”他话虽如此说，内心却潜伏着深深的危机感，这种危机感使他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他是伯爵，又是国老，肩负的沉沉重任他是根本无法摆脱的。他对王承恩道：“王公公，主忧臣泣，主辱臣死，我们做臣子的，如今正是需要倾全力于国事的时候啊！”

王承恩点点头，没有说话，似乎还在想着什么。

当日申时之初，崇祯皇帝在乾清宫召见了内戚。

嘉定伯周奎来乾清宫朝见天子，自然不是第一次，但乾清宫是皇宫后殿里最高最大的宫殿，站在当殿不免有悚然惊惧的感觉。宽大的宫殿内雕梁画栋，描绘着金龙彩凤，连那殿顶天花板上也装饰着沥粉贴金的云龙图案。丹陛前面摆放着黄缎龙案，案后的皇帝宝座背后直立着一扇龙图屏风，两根巨大的红柱上是直通上下的一副对联，御座上方，高悬着“正大光明”这四个凛然生威的大字。丹陛上铜炉、日晷、嘉量、铜鹤、铜龟、灯杆石座，异常光鲜明亮。铜炉内点燃的御香袅袅升空。这里历来是皇帝召见大臣的地方，自永乐帝开始到如今的崇祯帝，也一直是皇帝日常的居处。

周奎扫了一眼，见今天来的是三十几个有职衔的内戚。

等众人当殿跪拜之后，崇祯皇帝仰靠着龙椅的靠背，声音疲惫地说道：

“众爱卿，自我朝定鼎以来，已历二百余载，江山稳固，人心安定。不意天启年间，竖阉魏忠贤秽乱宫廷，祸乱朝纲，后来虽平定叛乱、扫除污秽，但国朝也大伤元气。朕执掌朝政以来，励精图治，殚精竭虑，本想中兴我朝大业，奈何上天不假于便，十余年来，连年荒旱，东虏频频入侵，西南反贼气焰嚣张。唉，朕有何罪，奈何上天对朕这等苛责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的身子往前倾，两手支撑着御案，双目直勾勾地盯着殿前的众臣。他的表情冷峻、呆滞，与他的一席话一样，只有愁苦，毫无生气。

崇祯皇帝在龙案前的一番训示，几近于诉苦。听着皇帝一路讲下去，嘉定伯的

心里七上八下，脑海里也浮光掠影般地乱闪着一幅幅的画面。

第一幅。崇祯的哥哥朱由校，十五岁即帝位。他本是个毫无志气、毫无识见的孩子，只因为他生在皇家，只因为轮到了他，因此，这个江山就由他坐。他是天下的主宰，但他又掌不了这个政。倒不是因为他年纪太小，而是因为他本性怯懦无能。他的日常起居都离不开奶母呢，更遑论是主朝理政！他的奶母就是天下闻名的客氏。由于朱由校深深依恋着客氏，于是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件大事，便是封这位客氏为“奉圣夫人”，让她住在乾清宫里日夜守护着自己。

这客氏可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，她十八岁进宫，第二年就与东宫太监魏朝勾搭，结成了“对食”（明朝皇宫里太监和宫女结成的变相夫妻）。几年后，年轻太监李进忠入宫，客氏又与他一拍即合，并一起密谋设计除掉了魏朝；接着他们又设计害死了李进忠的顶头上司、东宫总管太监王安，然后李进忠便一跃成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，享有了代替皇帝批阅奏章的大权。熹宗皇帝还将李进忠的名字改定叫魏忠贤。

魏忠贤为了把持朝政，处心积虑地引诱熹宗皇帝游乐玩耍，迷恋酒色。朱由校有个嗜好，那就是做木工活儿，他理政的本事不怎么样，但做木工活儿倒是极有天分。魏忠贤乐得有这样一个勤劳的“木匠皇帝”，而皇帝也乐得有个代他理政的大太监。

魏忠贤在宫中训练了一支万人规模的武士队伍，披甲持枪，横行无忌，一手控制了皇宫内院。

他的门下还有五虎、五彪、十狗、十孩儿、四十孙。这些爪牙仗着魏的权力搜刮民财、草菅人命，将神州大地变成了一个大监狱。众官吏和百姓，只要有一句话不对，便锁拿起来，投入监牢。

魏忠贤出行如皇帝出巡，羽幢青盖，银甲宝刀，鼓乐齐鸣，声震天地，随行护驾者，不下万人。朝内王公、尚书、督抚，以至各级官吏，都争先恐后为魏忠贤建造生祠。天下官吏不求朝见天子，只盼晋见这位气焰熏天的“九千岁。”

第二幅。熹宗皇帝龙驭上宾了。他没有子嗣，帝位便由弟弟朱由检继承，就是当今的崇祯皇帝。崇祯帝即位时也不过十八岁，他表面上毫无动静，暗地里却联络了几位朝中重臣，秘密谋划，希图一举歼灭魏忠贤奸党。周奎当时官居礼部郎中，也参与了谋划。崇祯皇帝只用半天时间，就把紫禁城内的兵权掌握在手中。第二日就传旨将魏贼逐出京城。骄横一世的魏忠贤走到河北阜城，忧惧之下自缢身亡。崇祯皇帝下旨将魏忠贤的尸体车裂，接着又下令将客氏乱棍打死，随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将魏逆的同党清除干净，为被魏逆陷害的官吏民众平反昭雪。天下人咸以为大明朝又出了一位中兴之主。

第三幅。可叹天公不作美，自崇祯即位以来，崇祯元年、二年、五年、六年、七年、九年、十年、十二年、十三年、十四年，以至于今，连年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饿殍遍野。周国老心中也为皇帝鸣不平：“苍天啊，你要降灾，为什么不降到魏氏造孽的年代，你要惩罚，为什么不惩罚到昏庸无能的‘木匠皇帝’身上，而要降

- 00293949

灾和惩罚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呢！”其实，整个大明朝官场的腐败早已是积重难返，社会风气也早已败坏不堪，魏氏的肆虐只不过是加重了局势的恶化，诛杀魏氏并未解决多年积聚起来的问题。这大明江山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、难以收拾的地步了。这些问题，周奎是无法弄清楚想透彻的。

第四幅。陕西一带首先爆发了乱民起事。先是府谷的王嘉胤，接着是安塞的高迎祥，跟着是延安人张献忠、米脂的李自成。到得崇祯八年，十三家七十二营响马大会荣阳，会后分兵四出。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率军东进，攻陷霍州、颍州，一战下凤阳。凤阳是朱明王朝龙兴之地，皇觉寺是朱元璋发祥之处。高迎祥等焚皇陵、毁佛寺，诛杀守陵太监六十余人，一把大火冲天而起，烈焰怒放，百里通红。朝廷震动，百官惶恐，崇祯失色，朝廷急派重兵征剿，但贼势时起时伏，以致到了去年，竟让李自成攻陷河南重镇开封、洛阳。

第五幅。与此同时，东虏攻明甚急。本来山海关以东的辽东、辽西诸地，是满、蒙等多个民族的祖居之地，自古便属中国所有，元朝灭亡后自然归明朝统治。在过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，满、蒙、汉等民族百姓世代杂居、友好往来。当初，后金开国皇帝爱新觉罗·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先都被大明朝廷任命为辽东建州卫指挥。明永乐年间，女真部落就正式归属明朝。后来，努尔哈赤欺明朝软弱，借机在辽东起兵叛明。天启元年，后金连克沈阳、辽阳及河东七十余城。第二年努尔哈赤又围攻关外重镇宁远，被明朝镇守宁远的大将军袁崇焕击败，以致受伤死去。努尔哈赤死后，其四子皇太极继位，崇祯九年他称皇帝，将国号由“后金”改为“清”。几十年来，满清铁骑，数次从长城关隘侵入，直入关内。长城内外，城乡之间，战马嗷嗷，刀剑砍杀，乘着朔风，清兵一路呼啸而过，一批批汉族百姓被鞭笞着、驱赶着，押到辽东，男的种地牧马，女的为奴做仆。

崇祯二年十一月，后金大举入侵遵化。多尔袞兵进通州，围攻京城。蓟辽总督袁崇焕奉旨驰援，他亲率轻骑西进，在北京城外与敌人展开决战，大败十倍于己的后金虎狼之师。不料，一个月后，袁崇焕被召进皇宫，锁拿入狱。袁崇焕保卫了皇帝，保卫了北京百姓，但当清兵退去后，朝廷竟宣布他通敌叛国、引兵陷京。崇祯皇帝毫不迟疑，立即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。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个个也是爱憎分明，行刑之时，没等刽子动手，一群百姓就涌上去，喊叫着去咬袁崇焕的肉，一直咬到骨头！

在袁死后不久就有一种传言，说皇太极无法对付袁崇焕，当他捉到明朝养马太监杨春、王成德后，仿效周瑜对付蒋干的法子，几个后金官员故意议论说袁崇焕已是后金内应，并且与皇太极订有密约。这两个太监“逃出”后，将这个重大发现急报了崇祯皇帝，皇帝勃然大怒，立即下令处死了袁崇焕。

嘉定伯不由得暗自思忖，袁崇焕究竟该不该杀呢？如果真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，杀死袁崇焕不就是自毁长城么？那袁崇焕不就成了又一个岳武穆了么？倘如此，圣明的崇祯皇帝不就成了又一个宋高宗了么？

嘉定伯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他定了定神，微微抬起头来向皇帝望去。崇祯身穿黄缎锦袍，可能是由于焦虑的缘故吧，他那消瘦的身子，刻板的脸型，看上去犹如一尊呆滞的雕塑。他的双目已失去了神采，只是呆滞地直视着前方。不过，他的两眼尽管失去了神采，但依旧透着震慑的力量，让人望而生畏。

嘉定伯凝神细听，这时皇帝正说到关外的松山之战上。“锦州是我朝在关外的前沿阵地，鞑子包围已久，只有总兵祖大寿孤军坚守，但锦州万不可失，锦州一失，辽西一带尽陷，辽西一陷，虏骑就会直奔山海关而来。现在，朕已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八总兵十三万大军驰援，但双方对峙，旷日持久，好不叫朕劳心。”

他清了清干渴的喉咙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十三万兵马，我朝的精锐之师，几个月耗下来，却未开一战！洪承畴几次递上来的报告，都是‘稳扎稳打，稳扎稳打’。可是仗还未曾开打，先就打起了钱粮。每天都有催促钱粮的将官跑兵部、户部，每天都是雪片似的奏报，一味只是要粮要饷！”

他抬起头，并不看殿陛之下躬身毕立的大臣们，而是呆呆地直视前方。他不是那种富有四海而志得意满的君主，他太苦了，主政十几年来，难得有几天顺心的日子。可偏偏他又不是那种以酒色来打发日子的君主。他不甘心，他总想用什么办法，马上改变这种令人痛恨的现状。但现实总与他作对，局势愈来愈坏，他的心绪也愈来愈坏。他的双眉紧锁着，他的脸色在惨白中隐隐含着青气，刚四十岁的人，两鬓已经全白了。

他垂下头来，继续说：“天灾人祸，战乱不断，国库空虚，如何应付?! 众爱卿，这是实情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一点办法！国家已经多次加抽粮饷，地方官吏为催交不上来向户部、内阁叫苦。众爱卿，这次就只好让各位捐资助饷了！”

阶下的官员并未受到震动，只是头耷拉得更低一些。内戚们知道，捐助饷银是已确定了的，绝无商量的余地，大家只是求个少交一点罢了。于是众人不约而同地侧过身子，用眼角瞟着嘉定伯周奎。

嘉定伯也知道，他是皇后的父亲，众官要先看他开口的。于是便出班奏道：“陛下，皇亲国戚同为一家人，圣上臣民本为一体。征虏、剿匪，是保卫我大明江山的大事，国家有难，捐资助饷是臣子们的分内职责。微臣身为国戚，世受皇家重恩，将倾力出资。”

周奎的一席话，终于让皇帝脸上泛起一点活色。崇祯点点头，问：“爱卿打算捐资多少呢？”

说到具体数字，嘉定伯犹豫了。当场表态，慷慨激昂，自然好讲，但要说到具体数目，那就得犯思量了。如今的行市，一个外任的知县身家都很可观，更何况他堂堂当朝国丈呢？他是多年的朝中重臣，又是国丈；自然早已是家业庞大。但嘉定伯又是那种城府极深的人，他平时讲的是理学，口不言金银财宝，生怕沾上铜臭气，但他府上自有金银不断地流进来。今天的捐资，他当然可以说出一个较大的数目，他也理应报出一个令圣上满意的数目。但是，他不能，因为他不愿露富。确切地说，是他不敢露富！如果这一次拿得多，眼看大明是这个光景，以后他能少拿

吗？再看看众官，一个个眼巴巴地盯着他。他如果拿得多了，别人也少不了。他知道，众人都希望别人多拿而自己少拿，可又怕有人拿多了，他们也都跟着不少拿。如果他拿少了，别人讥笑他；拿多了，他又会成为众矢之的！这么一思虑他便慷慨不起来。

他略一迟疑，抬头看一眼皇上，他知道推诿不过去，于是奏道：“回皇上，臣自愿捐白银二千两。”

皇帝的脸上立时显出大失所望的神情，他转头向另一个人看去，问道：“田爱卿呢？”

这位被问的人，姓田名宏遇，官拜都督，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田贵妃的父亲。他与嘉定伯周奎年龄相仿，胸前美髯飘飘，目朗气清，丰神俊秀，二人相比，嘉定伯富态，田都督更潇洒。

田宏遇见皇帝问起，他知道周国丈既说捐银二千，他尽管可以多拿，但又怎能超过国丈呢？那不是要扫周国丈的面子，成心跟周国丈打擂台、闹别扭吗？他不宜少拿，但又绝不可低于周奎。他是个爽快人，脱口应道：“回皇上，臣也捐资两千两。”

众人听二位国老都捐资两千两，心中不由一紧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二位国老各捐两千，他们也少不得捐出千两白银。虽然他们个个也都是大富巨贵，但临到动真格的，却又实在是肉疼不已。

皇帝大不以为然了，显然带着怒意道：“二位今天可太小气了！”

皇帝仰头继续道：“两千两太少，四千两吧！就这样子定了，你二人都是四千。其余诸公可参照此数捐款，但谁都不可少于千两，限明日午时交齐。”

皇帝说着，眉头紧皱，似乎头疼的样子，右手向前摆了两下。站在他身后右侧的王承恩会意，赶紧趋前几步，尖着嗓子喊：“退——朝——”。众臣均舒了口长气，憋着呼吸，低垂着头，缓缓退出大殿。

从乾清宫出来，嘉定伯又接到皇后召见他的懿旨。王承恩已将此事禀报了皇帝。

嘉定伯由一位太监导引着，步上东走廊，向北，越过凉亭，穿过假山，再向西，又步上彩饰走廊，来到坤宁宫。本来，从乾清宫北门出来，穿过交泰殿就可以直达坤宁宫，但这个月正在修饰交泰殿，因此就只好绕路了。

坤宁宫是皇后的正寝大殿，它的规模也只比皇帝平日行在的乾清宫略小一点。正面同样面阔九间，中间五间是迎接皇帝、召见妃嫔、臣子以及后宫聚会、设宴的地方。东西各二间，才是卧寝之处。中间五室，陈设庄重、典雅，富丽堂皇。两边卧寝之处，卧榻精致考究，皇后娘娘一应起居用品，金银玉器，精美物品，摆列得井然有序。

嘉定伯迈进殿来，在庄严肃穆之中又平添了一层亲切的感觉。皇后毕竟是他的长女呀！当他进门后郑重地给皇后磕下头去的时候，皇后赶忙用双手把他扶起来。